

贫困发生率降至零！夜郎故地挺起脊梁

贵州石阡奋力巩固脱贫成果，叩开全面小康之门

夜郎古国故地——贵州石阡，曾是武陵山脉深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，农业弱、农村乱、农民穷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。

穷则思变，风起扬帆。5年多来，脱贫攻坚蹄疾步稳，干部群众用汗水浸润土地，全县顺利脱贫出列，百余贫困村相继摘帽，十万余贫困群众相继脱贫，贫困发生率降至零。

石阡以“农业增效、农村增美、农民增收”的崭新面貌，叩开全面小康社会的大门。从此，“夜郎”不再自大，唯有自信。

农业增效——产业融合发展

在石阡县大沙坝乡任家寨村，村寨宛如一只蝙蝠匍匐在海拔800米左右的石山上，随处裸露的石头把土地撕裂成碎片。站在山巅俯瞰整个村庄，数百亩“八月瓜”苗从山腰一直延伸到山脚，承载藤蔓的水泥桩和铁丝网为田地穿上了一层厚厚的“衣衫”。

经过数年艰辛探索，任家寨村党支部书记李文锋带着村里的庄稼汉，把村庄野地里自生自灭的“八月瓜”，奇迹般变成了黔东南地区最大的“八月瓜”种植基地。“全村目前共种有‘八月瓜’450亩，今年产出鲜果30万斤，按照市场价20元/斤计算，光鲜果的产值就达到了400万元。”李文锋说。

尽管种植“八月瓜”的亩产值已远远超过种玉米、水稻，但村民们并未就此止步。今年秋天，一个占地近10亩的“八月瓜”加工厂落地生根，开启了第二产业征程。用“八月瓜”制作而成的茶叶、果酱、香皂、口红、果酒摆满了加工厂的产品展示窗。

“村集体没有钱，于是发动村民集资投入厂房建设，同时吸引邻村集体经济入股，凑足了生产和建设费用；市场上没有‘八月瓜’加工机器，便把农机专家请到村里，让他们现场设计，造出了加工机器。”任家寨村村主任彭俊说。

2017年以来，任家寨村实现贫困户分红16.9万元，专业合作社实现村民股份分红80.84万元。此外，还支付农民工工资234万元，全村人均务工工资达到2100元。

“5年多来，石阡建立了以茶叶为主导，以果蔬药、苗木苗圃、生态养殖为重点的‘1+3’农业产业体系。目前，全县农业的特色化、规模化效应逐步显现，农业增效成为推动老百姓脱贫摘帽的核心动力。”铜仁市委委员、石阡县委书记史贵怀说。

农村增美——在美景中把钱赚

沿着国荣乡楼上村的二级公路一直往西走，经过代山村、葛宋村，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金丝楠木迎风招展。这三个村庄数千亩的石头山，如今变成了一个以楠木为主要树种的育苗基地，和以农业旅游为主题的农业公园。节假日和旅游季节，来往往往自驾游的私家车停满了村里的每一个角落。

2017年春，记者曾到楼上村调研，那时的楼上村满眼萧条，土地大量撂荒，青壮年村民几乎全部外出务工。驻村干部曹家才愁容满面，不知道从何下手，才能带着村里的老弱病残脱贫致富。

村庄的改变还是源自2017年冬的一次招商引资。国家级龙头企业湖南长浏集团被引进到楼上村附近，尝试用本地树种金丝楠木开发苗木苗圃产业，同时打响金丝楠木的旅游品牌。截至今年10月底，已建成3200亩苗圃，其中核心示范区1200亩，辐射带动2000亩，共繁育金丝楠木1400万株，还种植有紫薇、月季等65个高档园林景观品种。

以金丝楠木为品牌的农业点燃了旅游的引爆点，旅游经济正在悄悄改变楼上村的面貌。“过去，村民把垃圾乱堆乱放，放任污水横流，卫生习惯糟糕。自从农业旅游搞起来之后，村民意识到卫生搞不好，便没人到他家吃农家饭，没人买他们家的农产品，市场倒逼村民自觉提高素质。”国荣乡党委书记龚朝清说。

统计数据显示，石阡县2019年旅游人数达到893.88万人次，同比增长1.97%；旅游业总产值达到88.52亿元，同比增长19.11%，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69.74%。石阡县副县长杨峡说：“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，让农民在从事农业的同时，还能吃上旅游饭，还能自觉保持农村的美丽。”

农民增收——采茶收入翻番

“去年只采春茶，卖茶青的收入在3000元左右。今年村里新建的茶叶加工厂开始运作，春夏秋三季的茶青都采下来卖了，收入已经超过6000元。”坪山乡大坪村村民吴念说。

位于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的大坪村，是石阡最南端的村庄，也是石阡县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村之一，1200多亩茶园是村里的主导产业。

尽管茶园面积大、茶青品质高，但生活在大坪村的群众曾经却难以“靠茶致富”。“春茶茶青价格70元/斤，茶叶加工厂愿意来收购，老百姓愿意采摘；但夏秋茶茶青价格一路猛降，最低时降到每斤10元以下，加工厂不愿收购，老百姓采下的夏秋茶茶青便卖不出去。”大坪村村支书胡登碧说。

去年底，帮扶单位帮助大坪村建起了一座中型茶叶加工厂，并引进龙头企业贵州钾天下茶业有限公司负责生产和运营。今年初，茶叶加工厂正式加工春茶。

大坪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本源说：“截至10月中旬，大坪村茶叶加工厂共收购茶青4.5万斤，产出品茶茶叶1.04万斤，支付给村民的茶青收购款超过65万元。”

近年来，石阡的茶叶、矿泉水、黄花菜、八月瓜、黄桃、李子等农特产品逐步走出大山，走向全国。产业发展为老百姓增收致富奠定了坚实基础。石阡县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从2017年的8197元，提高到了2019年的10032元。2019年4月，石阡县正式摘掉了贫困县的“帽子”，目前，全县10.9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，173个贫困村已经全部出列。

“苦甲天下”的西海固告别绝对贫困

新华社银川11月16日电(记者王磊、邹欣媛)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11月16日宣布，固原市西吉县退出贫困县序列。这标志着曾有“苦甲天下”之称的西海固地区全部“摘帽”，从此告别绝对贫困。一代又一代西海固人渴望撕掉贫困标签的夙愿，如今得以实现。

地处宁夏中南部的西海固地区，囊括了固原市原州区、西吉县、隆德县、彭阳县、泾源县，中卫市海原县以及吴忠市同心县、盐池县、红寺堡区9个贫困县区。

西海固历来备受瞩目。140多年前，就有人发出此地“苦瘠甲于天下”的悲叹。48年前，联合国专家来西海固地区考察后得出结论：“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。”

“西海固告别绝对贫困，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。”宁夏社科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永芳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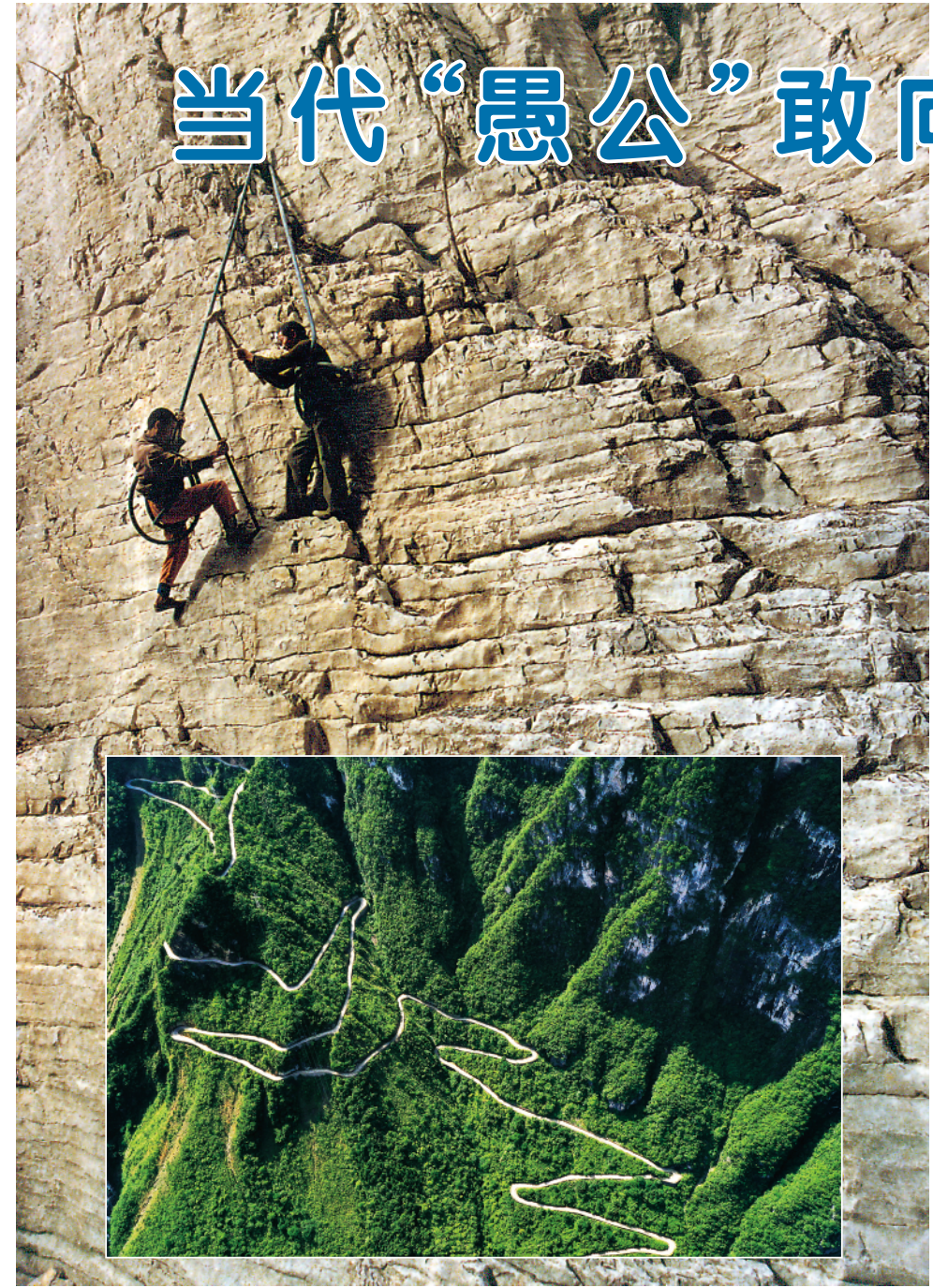
西海固的贫困牵动着党中央。上世纪80

年代，国家启动“三西”扶贫开发计划，西海固作为“三西”地区之一，首开有计划、有组织、大规模“开发式”扶贫先河。近40年来，国家向宁夏投入大量扶贫资金，助力交通、通信等基础设施提升和产业发展，打通了贫困地区“内通外联”通道。

在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关心下，精准扶贫实施以来，宁夏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%，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喝上

“放心水”，住进安全住房，行政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全覆盖，贫困家庭孩子义务教育阶段因贫失学辍学实现动态清零。

如今，西海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，贫瘠的土地育出了葡萄、冷凉蔬菜、枸杞等一批走向世界的特色产品……脱贫攻坚持续发力，西海固已然换了新模样。随着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“摘帽”，西海固人民正以全新的姿态，迎接美好新生活。



大图：参与修路的下庄村村民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(资料照片)。 新华社发
小图：下庄村通往外界的公路(2020年7月3日摄)。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

新华社重庆11月16日电(记者韩振、周文冲)深秋，山谷。一条路，蜿蜒曲折如苍龙，一头扎入谷底村庄，一头通向群山之巅。这是下庄村的出山公路。

“我干了40多年村干部，最大的事情就是修了这条路。”重庆市巫山县下庄村村委会主任毛相林举目四望，那片山，曾将祖祖辈辈死死困住；山上，埋着6个为修路牺牲的兄弟……

16年前，毛相林率领100多名下庄村

民，硬是用双手在山中凿出了这条8公里长的公路。接着，毛相林和村民们不等不靠，敢想敢干，决战贫困，续写“愚公移山”新篇。

“抠也要为子孙后代抠出一条路来”

1997年，38岁的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毛相林，作出惊人决定——修公路。

下庄村位于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，被四面千米高山绝壁合围，犹如坐在一口井中，修路难如登天。

当时唯一的出村路，是一条“108道拐”的古道，去县城一来一回至少4天。住在“井底”的近400名下庄村民，近一半人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。贫穷闭塞成为下庄人难以摆脱的宿命。

“咱不能一直当穷汉，就算再难，我也要带头冲一冲。”毛相林在村民大会上给大家鼓劲：“山凿一尺宽一尺，路修一丈长一丈，这辈人修不出路来，下辈人接着修，抠也要抠出一条路来。”

那年冬天，改变下庄人命运的这条路开工了。全村青壮年带着工具和干粮上山，吃住在山间，睡觉就在腰间拴根绳子，另一头在老树根上打个结，以防夜里翻身掉下悬崖。为了早日修通公路，毛相林在山上住了3个月没回家。

修路远比想象的难。四周陡峭岩壁，很难找到落脚之地，胆子大的腰系长绳站在箩筐里，吊在几百米高的悬崖边钻炮眼，先炸出一小块立足之地，再用锄头、钢钎和大锤，一块一块把石头凿下来。

村民杨亨双回忆，有一次钻炮眼，他站在悬崖边，腿抖得凶，头顶还不时掉碎石。就在那里，毛相林说，你们都别动，我先下去探探底，一个人系上绳子下去了。工地上，遇到危险情况，毛相林总是第一个上，最重的活总是他带头干。

“路必须修下去，人不能白死”

开工修路第三年，不到两个月，接连有2名修路村民献身。

26岁的村民沈庆富，在修路时被一块巨石砸中，滚下几百米深的山谷。安葬沈庆富没多久，专门从外地回乡修路的36岁村民黄会元，也被滚落的石头砸中。

村民自发前来，为黄会元送行。看着黄会

元悲痛欲绝的家人，毛相林无比愧疚，他声音颤抖着问大家：“如果再修下去，可能还要死人。今天大家表个态，这路到底修还是不修？”

“修！”有人大声吼道。回应的人，正是黄会元的父亲黄益坤。“我儿子死得光荣，路必须修下去，人不能白死。”老人说。

在场所有人举起了手。毛相林忍住泪水，立下誓言：就算我们这代人穷10年、苦10年，也要把路修下去，让下一代人过上好日子。

此后，又有4名村民为修路献出了生命。为早日走出大山、拔掉穷根，下庄人没有退缩。2004年，在毛相林带领下，下庄村人用了整整7年时间，终于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8公里长、2米宽的机耕道。

这是他们走出大山的路，这是他们走出贫困的路——下庄人祖祖辈辈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！

“还要让外面的人走进来”

虽然出山公路通了，但在当时，大多数下庄村民还生活在贫困线下。毛相林“趁热打铁”，带领村民种植柑橘，力争尽快脱贫。

不曾想，村里的500亩柑橘生虫，几乎绝收。毛相林召开村民大会，当众检讨：“发展产业不能靠蛮干，做事不怕失败，关键是要从失败中找到原因。”

村民们又一次支持他。大家说，当年修路那么苦都过来了，现在这点困难算什么？

县里派来了柑橘栽种技术专家，手把手培训村民。几年后，村里柑橘产业“起死回生”，去年柑橘产量接近40吨。今年的柑橘就要上市了，毛相林说，产量比去年还高。

今年61岁的毛相林，把最好年华献给了这片土地。2015年，下庄村整村脱贫；到2019年底，全村累计64户269人稳定脱贫，贫困发生率降为0.29%，人均收入达1.2万元。

从这条路走出的年轻后辈，正在接棒家乡的振兴事业。29岁的毛连长，回到下庄做电商，叫卖柑橘、西瓜等土货；27岁的彭淦，是下庄走出去的第一批大学生，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教师……

毛相林还有更大的梦想：不单下庄人要走出去，还要让外面的人走进来。近年来，巫山县发展乡村旅游，下庄村19栋农房改造成民宿，开始接待山外来的游客。“再过两三年，旅游搞起来，我们的收入还会翻番。”毛相林信心满满。

“小二黑”家乡搬迁记



发生了地。此小说讲述了抗战时期，一对青年男女冲破封建枷锁，追求婚姻自由的故事。

虽然“小二黑”给家乡带来了巨大的名声，但乡亲们一直在为彻底摆脱贫困而奋斗。由于地处深山，山多地少，石多土少，干旱缺水，全村107户、296口人中，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81户、216人。

2006年，横岭村开始实施易地扶贫搬迁，有能力、有意愿的先走，直到2019年，才实现整村搬迁清零。

李海牛和绝大部分村民都搬迁到了邻近的大南庄村移民安置点，这里距旧村5公里多，挨着一条国道，交通非常便利，让他很满意。现在出门打工，上了公交车就走，山上的土特产，拿回来很快就能出手变成现钱。”

好日子，从住房开始。

图①：山西省左权县芹泉镇横岭村的老石房；图②：芹泉镇大南庄村的移民安置点的成排砖瓦房；图③：芹泉镇横岭村一座独具太行民居特色的石房院落挂上了“小二黑院”的牌子；图④：芹泉镇横岭村“小二黑院”内景。

李海牛的新家，是一个小四合院，约200平方米，砖瓦结构的正房，窗明几净，室内装修和陈设几乎与城里人家没啥区别。对此，他和老伴刚开始还有点“不适应”，烧饭不用柴，洗衣用机器，上厕所在家里……

“以前在山上，我们住的都是石头房，连瓦都是石片的，低矮、采光差，阴雨天，家里还得开灯。”李海牛说，曾有外地姑娘来相亲，一见是石房，掉头就走。

对于易地搬迁贫困户，当地政府也积极帮助他们创收和增收。李海牛今年就在帮扶单位的支持下承包了安置点的一个温室大棚，1.2亩，种植西红柿，半年时间就挣了2万元。“在旧村，种6亩薄地，辛辛苦苦一年也挣不了1万元。”李海牛说。

据横岭村党支部书记胡文庆介绍，虽然整个村庄搬迁延续的时间比较长，但每一户特别是贫困户都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安置。建房的给低价宅基地，200平方米只付6000元；未脱贫户买楼房的给大优惠，每人25平方米，每户只出1万元。旧房不管是拆除复垦的，还是划归集体的都有补偿，树木等附着物另计。

贫困户史乔元一家前年搬进了县城边上的楼房。50平方米新居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他和老伴住得很舒心。“你看，这里里外外都干干净净的，来个客人，咱们也有脸有面。”57岁的史乔元说，“以前，在旧村，住的石头房比较破旧，接待条件不太好，来个客人既高兴又害怕。”

胡文庆说，像史乔元这种花1万元买楼房的贫困户，横岭村一共有6户。为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，对口帮扶单位还帮他们找工作。

“搬到县城后，对口帮扶单位给我找了一个园林工作，浇浇树、剪剪花草，一个月工资1200元。”史乔元说，自己原来担心住在城里消费高，也找不到能干的活儿，可现在收入比搬迁前还要高，以后子孙辈在县城上学也有了落脚的地方。

初冬的横岭村，落叶纷飞，石径深深。记者看到，一些独具太行民居特色的石房院落被刻意保留下来，“赵树理故居”“小二黑院”“二诸葛院”“小芹/三仙姑院”等已修葺一新，挂上了门牌。“小二黑结婚民俗旅游村导览图”指示牌，矗立在村口，静待游客。

(记者柴海亮、许雄)

新华社太原11月16日电